

Rodin

艺术 • 女人 • 激情

罗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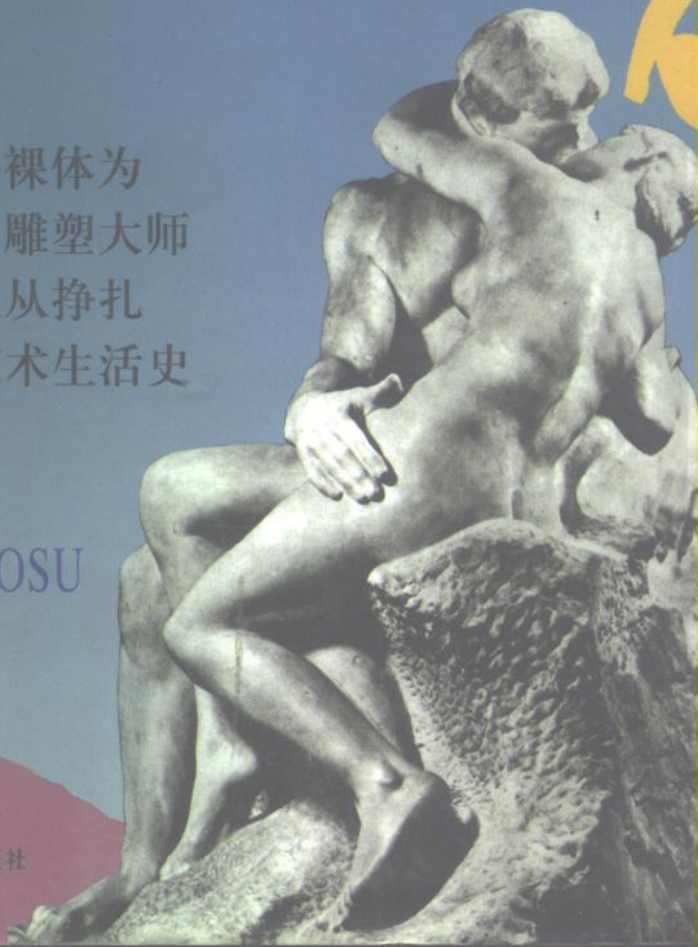
人体雕塑大师 *de* 情欲世界

■ 沈西峰 / 著

一位以女模特裸体为
灵感之源的雕塑大师
一部真实感人从挣扎
到突破的艺术生活史

RODIN
RENTI DIAOSU
DASHI DE
QINGYU
SHIJIE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

罗丹

人体雕塑大师的情欲世界

Rodin

艺术 • 女人 • 激情



■ 沈西峰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丹/沈西峰编者. - 北京: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, 1999. 1

ISBN 7 - 80069 - 209 - 4

I. 罗… II. 沈… III. 罗丹, A. (1840 ~ 1917) - 生平事迹 - 摄影集 IV. K835.655.7 - 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8794 号

31183/33
V

罗 丹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(100013 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)

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32 印张: 14

字数: 300 千字 印数: 6000 册

书号: ISBN 7 - 80069 - 209 - 4/J·197 定价: 22.00 元

前 言

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一些至情至性的伟人，他们的情感欲望的强度、广度和深度是一般人无法比拟和难以理解的。这是最强大最神秘的生命原动力。正因为他们有无穷的欲望和激情，所以才有无穷的创造力。

罗丹是十九世纪世界最杰出的人体雕塑家，他独树一帜追求裸体艺术，被世人誉为“裸体艺术大师。”他狂热地爱恋着高于一切自然之美的美妙肉体，因为对女模特儿精神和肉体的恋爱，能给他的雕塑创作带来灵感并赋予作品灵魂。罗丹与女模特儿们之间的种种隐情，在当时被指控为“性专家、好色者利用工作室搞淫乱活动”，以致他与她们的轶闻艳史在十九世纪轰动全世界。

本书以传记文学作品的形式，详尽叙述了罗丹艰辛的艺术生涯、他在艺术上的不断创新、不屈不挠的探索以及与当时知名的艺术大师和著名女模的交往，真实地再现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爱情、家庭、艺术生活及他那玄妙的精神世界。

目 录

- 1 多难的家庭..... (1)

“一个女儿是娼妇,另一个是圣人,还有个儿子是笨蛋。真他妈活见鬼了。”
- 2 第一个女模特儿 (7)

她的乳房松弛下垂,她的肚子突出,她的臀部肥厚多肉,这对于他所想象的女性的身体而言,简直是一种污蔑。
- 3 爱的悸动 (31)

看他那冲劲,她觉得他很美,厚厚的胸膛、宽宽的肩膀,是个公牛般的青年。
- 4 异域岁月 (58)

当罗丹在塑《女祭司》时,觉得自己有上帝赐给的一种力量与灵感,可现在他感到自己迟顿而无用。

5 归来 (80)

“真不要脸！裸得多厉害！对呀，既讨厌又下流！
那个雕塑者一定是个疯子！”

6 灵感之源 (101)

潘匹诺慢吞吞地脱光衣服，当他踏上模特儿的站
台时，简直像是走上了断头台。

7 留下一段真情 (129)

为雕塑《地狱之门》，他让那些裸体的女模特儿们
排成一行在他身边走动，他并不在乎她们长得美丑，一
旦满意时，他就会拍拍她的屁股。

8 浪漫情炽 (155)

她那颇具高贵气质的容貌非常适合作大理石材料
雕塑的模特儿，他特别喜欢《思》，卡蜜儿的头从大理石
块里浮现出来，仿佛是一个新诞生的生命。

9 爱途漫漫苦求索 (188)

“一尊没有穿衣服的《雨果》是见不得人的吗？雨
果总以他的充沛精力而自豪，他和女人睡觉时总不会
穿着衣服吧。”

10 寻梦 (216)

她终于答应了他再三的请求，同意为《吻》摆姿势，
但她只答应单独摆裸女，男人的雕像只好凭他的想象

去塑造。

11 **爱的阴翳** (246)

他塑造她的裸体,不加任何虚构,毫不保留,两个裸身的男女直率而自然的扭缠在一起……

12 **《沉思者》** (270)

虽然仍有人恶意中伤他的作品“玷污”了法兰西,可在法国以外的世界里,罗丹却成了第三共和国的光荣。

巴黎到处可听到:“罗丹是第二个雨果。”

13 **别有幽情** (294)

罗丝埋怨罗丹不把她介绍给英国国王,罗丹说她“既不会打扮,又缺乏教养”;她喊道:“那你为什么不教我”;罗丹回答:“如果我教了你,那我早就失去你了。”

14 **魂兮归来** (316)

他的手再也没有恢复气力,再也不能雕塑了。他痛苦地意识到,从此他的手永远麻木了。

他捐出所有作品建立了“罗丹艺术博物馆”。

他拥有五十六件大理石像、五十六尊铜像、一百九十三件石膏像、一百件泥塑、二千多幅画和素描。

附:罗丹谈艺术 (343)

1 多难的家庭

也许,那坎坷的小道,正是走向目标最近的路。

巴黎,这个著名的艺术之都,现代文明的发源地,就像天边的一道彩虹,令人遐思,引人神往。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人们纷纷扑向她那温柔怀抱。这些人当中有些是为了朝拜这座心中的艺术圣殿,有些是为了淘金,还有些则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……

约翰·巴底斯忒·罗丹也是他们中的一员。他是个诺曼底农民,为赚钱买土地,来到了巴黎。此时,他已有了两个女儿:克洛蒂和玛丽。不过,在他那顽固的封建意识里,女儿压根儿不能算数,只有养子才既可防老,又可传宗接代。总算老天有眼,三十八岁时妻子为他生了个儿子。这下他真有点欣喜若狂了。

他和妻子不会写字,儿子生下后要登记填表,这些事他都得去请妻子的妹妹泰莱兹姨妈代劳。她当过女管家,也当过模特儿,偶尔还是画家洛林的情妇。写字就是从他那里学会的。

“就给他取名为弗朗索瓦·奥古斯塔吧！”父亲说。

泰莱兹姨妈写道：“弗朗索瓦·奥古斯塔·罗丹，1840年11月12日生于巴黎市石弓街3号。”

“他看起来很结实。”泰莱兹姨妈说。

“姓罗丹的没有一个是不结实的。”爸爸神采飞扬地说道。然而他那迟钝而笨重的身体却使人觉得有点病态。他用他粗短的手指梳了梳头发，然后抓着下巴那撮和路易菲力王一模一样的胡子。他是君主政体的拥护者，一个最顽固的保守派，但对儿子在这种政体下的命运却有些担忧，他认为巴黎属于小资产者。小资产者的地位一天天地重要起来。他自己已升为警察局的信使。这是一个不算太小的公职。他有自己的打算：让奥古斯塔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免遭周围娼妓们的影响。

奥古斯塔5岁了，他准备送他上附近的小学。泰莱兹姨妈送他一些炭笔作为礼物。这些炭笔是她从洛林那儿顺手牵羊拿来的。

这时的奥古斯塔已长成一个红发、矮壮、腴腆而又近视的孩子。他对黑色蜡笔特别感兴趣。泰莱兹姨妈鼓励他在地板上学画。他于是描绘着他所认识的人：脸色通红、情绪特别激动的爸爸；耐心而克制的妈妈；快乐的泰莱兹姨妈；温柔而讨人喜欢的玛丽姐姐；漂亮又灵巧的异母姐姐克洛蒂。

头一天上学，奥古斯塔十分兴奋。然而学校肃然的灰墙，和中年牧师严峻的神色却使他望而生畏。他记不住那些以说教为中心内容的问答题，对算术也一窍不通。他恨拉丁语课阅读、写作和书法课也很糟。他喜欢史地课，但因视力差，成绩也不好。至于语法课，那些规则搅得他头脑像桶浆糊。

艺术课是被禁止的。奥古斯塔在上地理课时就画画。他描了一幅罗马帝国的地图，被老师发现，撕了。他又画，被老师用

戒尺打得好几天不能握笔。再画,有一次被发现后挨了一顿鞭子。尽管如此,他仍然偷偷给每个老师画漫画,但不让他们发现。

1848年发生了法国革命,路易·菲利浦国王被废黜,所有的小学都停了课。奥古斯塔就像解脱了一般激动万分。然而他家附近到处都有战斗,生活变得艰难起来,每天只靠一点土豆来维生。

复课后的课堂教学使奥古斯塔更加厌倦。他的视力越来越差,画的东西都变得很大,他已成为学校里成绩最差的学生。然而他对画画的兴趣却有增无减。他家门口的一尊丘比特雕像成了他描绘对象;他用泰莱兹姨妈给的蜡笔在他父亲最喜欢的画报上涂色;他常逃学到圣母院观看哥特式建筑……父亲的严厉责罚,母亲慈爱的央求都无济于事。于是,父亲便决定将奥古斯塔送到弟弟亚历山大的学校去。

然而四年之后,亚历山大叔叔不得不承认:自己也无法教育这个孩子。“这孩子基本上还是个文盲。能念一点,但不多;不识拉丁文,背不出动词变位表;拼写很糟,我都认不出;外文就更别提了。”他绝望地挥了挥手。

奥古斯塔想告诉叔叔:他的眼睛看不清黑板,但叔叔根本不想听。

奥古斯塔14岁了,爸爸告诉他必须找个工作。那是6月间一个可爱的星期天,十分适于全家外出野餐,但是爸爸希望大家留在家里吃饭。“问题是,什么样的工作才适合你呢?”

“我要去画画,”奥古斯塔说。

父亲怒火中烧,真想揍儿子一顿。但一想到是礼拜天,便强忍住了怒火。

到了吃饭时候,克洛蒂还没有回家。父亲正一肚子气没处

发,便大声问:“克洛蒂哪里去了?她总不在家!”

母亲说:“我不知道。”

他大叫道:“一个女儿整天往外跑,一个儿子想当画家!画画!我没有闲钱去搞那种无聊事。如果你会点拼写,我也可在区警察局给你谋个秘书的职务,可是你现在……”他绝望地摇摇头。

奥古斯塔注视着爸爸坐在餐桌的前端。在叔叔亚历山大家里的那些日子里,他十分想念他的家人,甚至包括爸爸。现在,当爸爸在谈论他可以从事什么职业时,他仔细地打量着他们。他突然发现爸爸已经未老先衰了: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,他的声音在盛怒之下显得沉重而粗暴。妈妈皮肤白皙、金发、灰眼珠、面孔扁平。她十分虔诚,永远带着一种忧伤的神情。他的姐姐玛丽十分纤弱——太纤弱了,奥古斯塔想道:她那淡红色的头发和苍白的脸使她看起来像一个中世纪的信徒。她那可爱的神情经常显得异常柔顺,但是当她高兴时,她小小的脸蛋便发亮,显得十分漂亮。她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,配上白色的高领,活像一个修女。爸爸前妻的女儿克洛蒂长得美丽而活泼,她有着深色的皮肤、碧绿的眼睛和黑色的头发。

妈妈和玛丽把午餐端进来,爸爸再次对奥古斯塔大发牢骚:“像你这样自视清高,你自己不觉得羞耻吗?”

“我不想当警察局的职员,”奥古斯塔说:“我想读艺术学校。”

“你一定是指美术学校啰,罗丹先生?”

“不,爸爸,我必须先接受适当的美术训练。”

玛丽说:“爸爸,或许他应该去读艺术学校。”

“不,”爸爸说。嘴里塞满了碎牛肉,他断言说:“巴黎有几千个艺术家,但是他们能够吃得这么好吗?”

就在这时候，克洛蒂走了进来，她戴着一顶插着驼鸟羽毛的帽子，看起来格外的妩媚动人。她申明不在家吃饭，有人带她出去吃。

父亲火气上来了，问她上哪儿，小伙子是谁；叫他进来看看。克洛蒂因担心暴露了自己的家庭情况而失去小伙子的爱，没有答应父亲的要求。父女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克洛蒂拿起围巾要走。

“别再回来！”父亲说。

克洛蒂跑到门口，停止了脚步。她和父亲一样，都希望对方让步，但谁也没有让步。她脸色渐渐变白，接着就走了。玛丽和奥古斯塔追了出去，看到她消失在转弯角上的马车里。

父亲喃喃地说：“瞧她比媚妇也好不了多少。”

母亲哭了：“约翰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你知道她身无分文。”

爸爸猛地敲了一下桌子，并且说他不愿意再谈这件事了。

奥古斯塔还站在门边，爸爸咆哮道：“奥古斯塔，不要像个傻瓜似的，快来吃饭！”

“我不饿。”爸爸会不会把他也赶出去？

爸爸凝视着这个孩子。克洛蒂这件事已经够糟了，他不能再失去唯一的儿子。

玛丽轻柔地说：“我知道一所免费的艺术学校——泼提特设计学校。”

“他的食宿费怎么办？”爸爸问。

“这些事包在我身上，”玛丽说：“我可以去卖教会的纪念章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！”爸爸没想到玛丽会来这一手。

玛丽看到爸爸软了下来，又说：“艺校培养工匠，而不是艺术家，培养穷孩子进入画工行业。”

爸爸追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玛丽脸红了。“我认识一个名叫巴努芳的年轻人，他就是那所学校的学生。”

“你为什么从不带他到这里？”

“我跟他还不很熟。”她接着说道：“如果奥古斯塔从泼提特学校毕业之后，他可以成为一个雕刻师或家具匠。”

父亲粗声粗气地说：“他学什么也毕不了业。”

母亲说：“可怜的奥古斯塔，你自己明白吗？”

奥古斯塔点了点头。

“你怎么知道人家会收他？”爸爸问。

“会的。”玛丽肯定地说。

奥古斯塔跑到玛丽面前，吻了吻她，然后抱住妈妈。妈妈露出了罕见的笑容。他也想去吻吻爸爸，或至少同他握握手，结果却只说了句：“谢谢爸爸。”

爸爸嘟嘟囔囔地说：“一个女儿是娼妇，另一个是个圣人，还有个儿子是笨蛋。真他妈活见鬼了！”

2 第一个女模特儿

一幅画不一定要漂亮,但一定要有感情。

几天后,巴努芳把奥古斯塔带到艺校。

艺校在医学院街。这个街区的中心是医学院、巴黎大学、法律大学、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,可谓法国文化的中心。

奥古斯塔边走边看。巴努芳告诉奥古斯塔说:“泼提特学校于1765年建校,创办人是邦伯都尔夫人最宠爱的艺术家巴奇里尔。它是一所装潢艺术学校。美术学校的学生说我们才气不够,不能进入他们的学校。但是他们一定不会永远拒我于门外。你打算做什么?”

“我想成为一个画家,我也打算读美术学校。”

他们穿过一扇安置在拱门上的铁门,走进学校。浏览门两旁的海格立斯大力神像和密涅瓦智慧女神像,他心想这真矛盾:学校有古希腊遗风,而门口却是浮华的巴洛克装饰。

工作室是一个大厅,由一个大客厅改造

而成。天花板很高，窗子又高又大，北面光线最好。墙上挂着许多白、红、黑几色蜡笔画以及几幅油画，大多是临摹之作。厅后部居高临下，有个高脚平台，上面有一张大画桌，有的人站在桌边。面向书桌，有个模特儿不转台，几张凳子，另外还有约四十张靠背椅，椅子前有画架，画架上有不少画。

学生们都很年轻，年龄均在十四岁到十八岁之间。奥古斯塔为自己的年龄不算特殊松了一口气。教室里没有人打逗开玩笑。他感到这是个严肃的行业，决非轻薄、懒惰之流所能干；干这行的大多是为了糊口，为了免睡阁楼、停尸房、塞纳河畔、路旁或父亲的店堂里。

巴努芳将他介绍给了平台上的霍雷斯·莱考克时，他心直跳。

莱考克目不转睛地看着罗丹。这位正值中年的老师皮肤黝黑，满脸阴影。

“你想学美术？”莱考克问。

“是的。”莱考克怎么会知道呢？这所学校是专门训练工匠的呀！

“你凭什么自认为能成为一个画家？”

“我5岁时就在包装纸上画图，从那时候起就没有间断过。”

“噢，又是一个穷学生！”莱考克感叹道，“为什么不早点来？”

“我在学校里学拉丁文和算术。”

“糟蹋你的时间？”

奥古斯塔投给他感激的一瞥。

莱考克严厉地说：“学生共有两种类型。第一种是绘图员。他们只想画直线——可是自然界并没有直线；他们想遵照通则来作画，然而世间并没有通则。他们通常都是一进美术学校就不再进步，只会摹仿名家。还有第二种，他们很罕见——你永远

不知道他们来自何处——他们就像林布兰特一样，学习用他们自己的眼睛去看。”

奥古斯塔绝望了。他看过的是这么少、这么模糊。“我该怎么办？”他叫道。“我完全没有受过训练。”

“所以你必须衡量自己，看你适合做什么，”莱考克淡然地说道。

奥古斯塔说：“我爸爸说过，如果我来这里我就是个傻瓜，但是我必须来。我会画，我知道我会画。”

莱考克不觉莞尔，至少这孩子还会发脾气。于是说道：“去画画看！”

奥古斯塔坐下来，拿起一根黑色的炭笔。巴努芳的脸在笔下逐渐浮现，他已经不再慌乱了。当莱考克叫他停笔时，他说：“我还没有画好呢。”

“这样就够了。”莱考克端详着这幅画，然后对巴努芳说：“你的朋友并没有过份美你。”

巴努芳注视着这幅速描。“真是乱画一通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奥古斯塔说。“我并没有存心将它画成一幅滑稽画。”

莱考克说：“它不是一幅滑稽画。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罗丹，奥古斯塔·罗丹。”

“你可以先加入上午班。”

上课的时间是上午八点钟到中午。学生共有十四个。莱考克让他在临摹布歇之前先表演凭记忆进行素描的能力，这是所有学美术的人都得经过的。但他拿着巴努芳给他的白、红、黑三色蜡笔不知从何下笔。他想：我面前什么画面也没有，怎么画呀！莱考克站在他身后鼓励道：“画你了解的东西。”

奥古斯塔心想，父亲的脸恐怕是自己最了解的了。他操起

他所熟悉的黑蜡笔和炭笔，先画头，接着是嘴鼻，画得凸出来了，像个雕塑——一个普通而强悍的嘴脸。

莱考克转了回来，他问：“这是你父亲？”

奥古斯塔说：“是的。”他担心自己的画被撕掉。

莱考克说：“罗丹先生，你太不道德了！”

“他就是这个样子！”奥古斯塔大声喊道。

莱考克问奥古斯塔，父亲在他心目中是否真的那么丑，他首肯了。“你完全不必为此感到歉疚，对不对？我喜欢你这种不事谄媚的个性。一幅图画不一定要漂亮，但它一定要有感情。”

随后几周，奥古斯塔努力跟莱考克学素描。巴努芳认为莱考克是美院之外最好的老师，也许还是巴黎最好的教师。莱考克常公开表示对学院派的强烈不满，认为美院的讲座枯燥，课程无味。到里面学习的人都是想去赢得罗马奖，而后进入沙龙，获得表彰或奖章，让国家买自己的作品，最后被政府授职，成为院士。到了那里后人们就不再再有想象力或生命力了，一切都变成美好的装饰。这些话并没动摇巴努芳和奥古斯塔进美术学院的决心。不过奥古斯塔同意了巴努芳的看法——莱考克确实是个出类拔萃的人。

莱考克极力要求他们专心观察所看到的一切，这样那些事物才能从记忆之中再生。他也教他们各种绘画的技巧。他认为素描不应只是描画出来的图像，它还应包含着没法描出来的东西。“最要紧的是，必须重视人体的尊严与完整”。

奥古斯塔试着画人的形体。他描出一个没有性别的躯干，再加上腿、手臂和头。莱考克悄然出现在他背后，莱考克说：“画完它。”

“我对于人体的结构了解得太少了。”奥古斯塔说。

“你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”